

金风拂淮水,叶动听秋声

刘文勇

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第二季)征文——

天收夏色,叶动秋声。立秋,向淮河大地走来。在夏的青绿深处,秋风的轻吟像诗人的情思,增添了初秋之美。淮河儿女紧跟立秋脚步,进入充满诗意的初秋世界。淮河大地未夏欲尽,阴凉拂来金秋。

立秋时节,秋风使夏绿泛黄。一叶知秋,叶片点缀秋光。淮河儿女在满耳秋音中,听秋声,享秋凉。袅袅秋风起,盛夏缓缓退。秋声的低语,携带着自然的慰藉,秋风如使者,畅快地梳理着淮河大地,让淮河大地处处染黄成金,让工业农业商贸等各行各业都有好收成。喜人的秋风,穿越稻香四溢的饱满田野,穿越清幽幽的淮河甘甜之水。自然的使者,温柔地拂过淮河大地,使风更清,让业更精,令淮河大地更加美好。凉爽的秋风,深情地凝眸着淮河大地,这片热土正闪现出大自然的美好

身影。淮河大地,八公山野,水似匹练,地若平天。初秋的光临,夏暑的喧嚣被洗涤,宁静初秋已展现。那秋香与诗意的交织,那流霞及彩虹的斑斓,如串珍珠播撒在淮水广袤土地上。淮河儿女倾心爱秋,喜欢秋,还有秋风,秋雨,秋月,更喜欢秋花与初秋的金盈醉香。秋风已起,盛夏的热风被扫荡。淮河儿女情意满满,欣喜地注目着昂首走来的美妙秋天。

立秋时节,是阳消阴长的韵律诗。阳光,收敛锋芒,恬静柔和,像少女,撩起面纱,让人看清她的美貌真容。阳光不再刺眼,均匀地洒在淮河大地上,盛夏印象,现已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夜晚,阴凉气袭来,萤火虫星星点点地闪烁,好像阴凉唤醒了大地的精灵。秋风,带着阴凉,拂过人们脸颊,这是阴阳之气的丰融,显示出醉人的温柔,淮河大地深深沉醉在初秋的节奏中。树叶儿,不再有夏日的翠绿,渐渐染上微金黄,一些弱叶片儿,过早地离开母体,如蝴蝶般扇动着翅膀,翩翩起舞,轻轻飘落,最早亲吻大地母体温柔的唇。立秋时节,阴阳交替,既有盛夏的

余温,也有初秋的凉意。大自然宛若按下了暂停键,万物变得宁静美好。阳光与阴气,也像默契的舞者,翩翩起舞,展现出交织相融的亲昵,为立秋时节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立秋时节,大自然为淮河大地铺上了金色地毯。立秋的金风,拂过淮河的庄稼地,仿佛大自然深情地诉说着季节的转换。田野里,稻穗低垂着头,饱满的稻粒如沉甸甸的珍珠,在微风中摇曳。金黄的稻田,如同大海的波涛,在微风中此起彼伏,唱响着淮河大地的丰收之歌。一眼望不到边的晚玉米,金黄的玉米棒子,舒心地躺在温暖的外衣中,像绿色襁褓中的珍贵孩童。金黄的玉米排列得整齐划一,若威武的士兵,守卫着淮河丰收的土地。玉米叶子在秋风中簌簌有声,诉说着淮河庄稼地的史诗。玉米从嫩绿的幼苗,成长到饱满丰满,淮河农民的笑脸,写满了喜悦和幸福的无限希冀。大豆地里,豆荚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圆滚滚的大豆。秋阳的辉映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点缀着丰收景象。淮河大地立秋时节的庄稼地,是美丽的诗,是多彩的

画,是大自然嘹亮的歌,也是淮河儿女辛勤耕耘的真实写照,孕育着即将收获的丰硕成果。

立秋时节,防暑防虎不可轻视。民谚说:“立秋不入秋,还有一月好热头”。暑热未消,仍要防暑。在淮水地区,三伏天,会出现短期的35℃以上的高温,淮河人称之为秋老虎。秋老虎或来得早,或来得晚,有时还会去而复返。这时节,日照强烈,晴朗少云,气温高升。虽为初秋,却仍有盛夏的温度。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有时秋老虎狂啸发威,还会“咬人”。秋老虎危害人的呼吸道、心脑血管及胃肠道。淮河老中医告诫,要防范秋老虎对人体伤害,就要注意天气变化而增减衣物。外出做好防晒准备,早睡早起,要有充足睡眠。饮食宜温食,不过饱,少吃多餐,避免肥甘厚腻的食品及易伤脾胃的冷食。加强锻炼,是防范秋老虎的必要条件。

立秋的秋声,微凉温柔。林中蝉鸣,似与盛夏作最后告别。初秋的夏与秋,缠绵难分,昼若夏,夜如秋,夏与秋相拥相融。浅秋后,阳退阴生。至此,淮河大地的万物,开始从繁盛走向成熟。

散文

立秋声

程晋仑

古往今来,秋一直是人们聚焦描绘的话题,有关秋的名篇也很多,比如欧阳修的《秋声赋》,但肃杀气过重,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写景抒情,却有种悲凉落寞,总给人以压抑感。顾盼淮南的秋,则是在一声蝉的啾啾里落地的。

七月末梢,灞水仍带着暑气的温腻,像一条不肯褪鳞的青鲤,在晨光里闪动。忽然,岸柳深处传来第一缕“凉吹”,风从八公山缺口探身而下,掠过瓦埠湖,掠过焦岗的荷花,掠过寿县城楼斑驳的砖缝,把夜间尚黏在汗毛上的燥热,一把抽走。人们抬头,只见“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代诗人刘言史的句子像一串铜铃,被风晃响。

城外,最先知风的当是早起赶集卖豆腐脑的。凌晨四点,就骑着三轮车拐进古城的街市,风把豆腐脑里的豆香吹成一条细线,钻进街巷人家的梦里。梦中人偶一翻身,似能听见梧桐叶“刷”地一声,像有人抖开一匹旧绸。风继续往东,拂过龙湖菜市,番茄红,辣椒红,苋菜红,一下子被吹暗了颜色,却增添了釉般的温润。小贩们扯下搭在脖子上的湿毛巾,不再扇风,反而把毛巾叠好塞进裤兜——他们懂得,这风不是来解热,是来“迎秋”的。

城外,风掠过稻田,稻穗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抚过,层层低伏,露出藏在穗下的青蛙。蛙鼓不再高亢,“呱——”声音拖得老长,像村头磨盘上最后半圈豆浆,稠得转不动。风再往下,钻进藕塘,荷叶翻背,露出叶脉清晰的骨感。这时塘埂上玩耍的孩子就会嚷着:“荷叶穿裙子了!”——那是被风卷起的叶边,露出一线白,像初绣的裙裾。

“不期朱夏尽,凉吹暗迎秋。”元稹的《咏立秋》诗在淮南的清晨,被风拆成无数碎片,贴在行人的衣襟上。

风停了,天地像被谁轻轻呵了一口气。瓦埠湖的水面浮起一层极薄的雾,先是一缕,继而连成一片,像谁撒了一把碎盐。盐粒渐渐融成水,凝在芦苇尖,凝在渔舟的缆绳上,凝在渔家女的发梢。伸手一抹,指尖便沾了秋。

蟋蟀们开始调弦。它们不再躲在灶膛后的热灰里,而是搬去院墙的砖缝、门楣的裂缝、路边的草丛,甚至菜篮的竹篾间。声音从“唧唧”变成“瞿瞿”,像有人把琴弦拧紧半圈。孩子们循声去找,却总扑个空——蟋蟀们学会了用淮南口音的抑扬顿挫,把声音折进墙角的阴影里。

蛙鼓渐歇,寒蝉登场。它们伏在法梧的裂皮上,伏在老槐的高枝上,伏在学校的钟楼檐角,一声声“伏了——伏了——”,像老塾师用戒尺敲黑板,提醒众生:伏天将了。蝉声里,最清越的一簇当来自舜耕山。山不高,却因舜帝的传说而自带古意。蝉声从山腰的麻栎林泻下,经行环山步道,与山脚的淮河水声

混成一片,水声被蝉声抬高,蝉声被水声拖长,竟是一场无韵无词的合唱。立秋过后,月亮瘦成一片银镰,悬在田家庵发电厂直耸云霄的烟囱顶上。月光照在蟋蟀的鞘翅上,照在青蛙湿润的鼓膜上,照在寒蝉透明的翅脉上,照在一切正在告别盛夏的生灵上。

伫立淮河水堤之上,放眼楚天辽阔。此时的田野,是一幅渐次收笔的工笔画。高粱红得发暗,像被谁用旧墨晕染;玉米须子焦黄,风过时沙沙作响,像老人摩挲着黄历的纸页;大豆的叶片开始卷曲,露出荚果的鼓胀,像孕妇掩不住的幸福。最妙的是芝麻,它们的花从底部一路开到顶端,立秋后却忽然停笔,留下半截青梗,像一柱未燃尽的香。

农人蹲在田埂,掐一粒稻谷在齿间,“咯嘣”一声,秋便被咬破了。他们起身,望向远处的舜耕山,山影比夏至时长了半尺——影子是大地写给太阳的长信,似在说:“慢些走,慢些走。”

入夜,老北头的小巷亮起桂花酒酿的灯。店家的铜锅里浮着星星点点的桂花,像银河漏进了人间。

孩子们不再玩捉知了,改玩“斗蟋蟀”。他们把蟋蟀装进火柴盒,盒盖上戳几个孔,像给囚徒开几扇窗。斗胜的蟋蟀被赐名“大将军”,败的则放生,让它去墙角继续唱“秋之声”。

更远处的乡村,老人则搬出竹床,躺在空场上。银河倾泻而下,如一条被风抖开的旧绸,绸上缀满朴丁般的星子。偶尔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就像谁用指甲在绸上掐了一道痕。

立秋的淮南,声音也是有层次的。最底层是淮河的低吟,像老龙在翻身;上一层是稻田的沙沙,像蚕啃桑叶;再上一层是蝉的绝唱,蛙的尾音。蟋蟀的初调;最顶层是风的清襟,它从八公山来,带着松脂香;或从寿州城来,带着古朴味;或从潘集来,带着煤电韵;或从瓦埠湖来,带着肥水腥;或从焦岗湖来,带着的荷莲气,最后落在人的耳廓里,轻轻说一句:“听,秋来了。”

此时若登临舜耕山顶,纵目远望,环视天宇,可见日月同辉。太阳在西,像一枚熟透的柿子,软软地坠向淮河;月亮在东,像一瓣新剖的菱角,冷冷地浮在高塘湖上。光影交错间,万物各得其所;了了伏在最高的枝桠,把最后的聒噪献给天空;青蛙伏在最深的藕根,把最沉的低音献给大地;蟋蟀伏在最近的墙角,把最细的颤音献给人间。

人们,或立于田埂,或行于巷陌,或坐于木墩,或躺于竹床,皆成了天地间的听众。他们听见风把诗人元稹的诗吹成口信,听见刘言史的诗被月光镌刻在叶脉,听见自己的心跳与万籁同频——咚,咚,咚,像秋正在轻敲门扉。门开处,淮南的秋声滚滚而来。

散文

煤海深处的军魂传承

代宜喜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曾在老式黑白电视机前,用稚嫩而充满敬仰的目光,凝视着军人们挺拔的身姿和坚毅的眼神。那些浸透着硝烟与荣耀的画面,如同镌刻在灵魂深处的精神图腾,指引着我人生的方向,让我对那抹橄榄绿充满了无限向往与憧憬。

中专毕业那年,我怀揣着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征兵体检站。然而,命运似乎对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相关条件限制,我与军营失之交臂。但正如古人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命运之关,必关先苦其心的同时,为我打开了另一扇淬炼意志的窗口——我进入了当年大干快上的新集公司,开启了与煤海为伴的新篇章。

在皖北平原七八月份的烈日下,我与市内外10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列队成行,进行入企准军事化训练。迷彩服上的盐霜,见证着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从正步分解动作到内务整理标准,从学习企业文化到学习革命经典著作,那段团队协作训练的日子,不仅浓缩了我的“兵之初”体验,更让我深刻领悟到:真正的军人品格,不在于是否身着戎装,而在于能否将纪律意识熔铸成生命底色,将责任担当化作前行动力。

近一个月的严格训练后,我被分配至井下八百米深处最艰苦的掘进队巷道里。在师傅的悉心带领下,我从零开始做起,班组创新实施的“准军事化作业流程”,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部队管理智慧在生产实践中的巨大价值。我们将交接班制度细化为“三查三报”标准,把设备检修规范为“三定四不漏”准则,这样的操作一干就是一年多。当其他班组因操作不规范导致事故发生时,我们的班组却创造了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的纪录。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军魂与匠心的完美融合,是纪律与创新的双重保障。

二十多载光阴流转,从一名一线掘进工,通过公开招聘成长为矿安全管理部门的一员,又走上了矿办公室宣传

岗位。这个看似平凡的蜕变轨迹,实则是军魂精神在煤海深处的持续生长与绽放。在矿里历年组织的退役军人迎“八一”座谈会上,我现场拍照、撰写宣传稿时,总会被老兵们讲述的边境巡逻故事所震撼——那些在零下四十度严寒中站岗的身影,那些用身体焐热冻僵枪械的细节,让我读懂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深邃内涵,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传承军魂精神的信念。

在策划年度“优秀宣传员”“最美矿工”评选活动时,我会有意无意地坚持将军人品格作为核心评选标准。那些发扬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心、用情、用力进行深度宣传报道的同仁;那些在抢险救灾中冲锋在前的勇士;在技术攻关中连续奋战的团队;在师徒传承中倾囊相授的师傅……他们都成为新时代矿工精神的生动注脚,也让我看到了军魂与矿魂的完美交融。

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我的拥军梦早已超越个人情结,升华为对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神品格的深刻思考。当智能矿山建设浪潮席卷而来,我更加坚信:无论技术如何迭代,设备如何先进,永远需要军人般的执行力来确保安全底线,需要军人般的奉献精神来攻克技术难关,需要军人般的团队意识来凝聚发展合力。这或许就是军魂精神给予当代能源工作者最珍贵的馈赠——它让我们在千米井下,依然能触摸到信仰的温度;在机器轰鸣中,始终能听见使命的召唤。

如今,当我走过矿区广场上那座镌刻着“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纪念碑时,总会驻足凝望。这座兼具军人品格的脊梁,其棱角分明的造型似军人挺拔的脊梁,永远需要军人般的执行力来确保安全的底线;在岗位的差异,而在价值的共鸣。当军魂与矿魂同频共振,而我们必将在能源报国的征程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



满湖荷绽映夏日
陈琦摄

诗歌

夏日和解 (外一首)

徐满元

雨水和阳光仿佛
夏之手的手心和手背
都是夏日天空的心头肉

当雨水和阳光
同时出现在夏日桌面
那便是握手言和后
达成了有书面文字为证的和解

雨水和阳光有时就像

一对强劲的翅膀
引领着夏天飞越万水千山
有时又仿若一双巧手
把蝉鸣的丝弦
弹拨得悠扬婉转
叫荷塘都张开荷叶的大耳
然后将听得入迷的美妙旋律
全化作缕缕荷香
醉了蜻蜓,绿了芭蕉

翠鸟栖落碧树冠
仿佛天空将一个
精美绝伦的词语
准确填入相应的括号里

目睹翠鸟与碧树
一见钟情式深吻
我那一对对美
顶礼膜拜的目光
立马成了两柱
被点燃的心香

树冠也幻化为
一座神往的寺庙
翠鸟是最好的祷告

恍惚间,我的心
也已化作一只翠鸟
好心情勃发的身躯
立地成一棵枝繁叶茂的碧树
随时准备接受
夏日阳光和风雨的洗礼

翠鸟落碧树

太平集回族民众的抗战故事

刘维华 周强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今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太平回族村即抗战时期的太平集,是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二区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平集穆斯林群众与汉族同胞携手并肩,共同担起抵御外侮、救国图存的民族大义。

清真寺阿訇投身抗日

抗战爆发时,居住在太平集的回族同胞共300多户1000多人,主要以经商为业。太平集东西两侧分别建有清真寺,西寺阿訇是严佑林,东寺阿訇是吕长新。

1940年7月,淮北抗日根据地凤台办事处(后改称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潘集成立。8月,二区区委成立,下辖9个党支部和6个乡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两位阿訇和6位穆斯林乡贤还成为区部工作人员。在两位阿訇的支持下,区部机关就设在清真寺里,区中队一百多名队员也住在清真寺内。在现行淮南市域范围内,当时共有21座清真寺,太平集清真寺的做法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属少见。

抗日民主政权将领导机关设在清真寺,两位阿訇深感这是党对回族群众的最大信任,也是对穆斯林教义的最大尊重,于是他们将打鬼子作为自己的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宣传动员,号召穆斯林群众投身抗战。在区部工

作的其他乡贤更是农抗会中的活跃分子,他们不仅要将区部客籍工作人员安排到可靠的群众家庭吃住并负责安全,同时还利用各自渠道,收集各方面情报,及时上报区委。

二区抗日政权成立后,区农抗会、妇抗会、太平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建立,这些组织中始终都有穆斯林群众担任领导。

区中队中的回族战士

二区既是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凤台抗日民主政府的东南屏障。二区成立时只有十来条枪,一时难以形成战斗力。严佑林和吕长新两位阿訇与当地很有影响的名医李旭初联络其他回族乡贤,分头到太平集一带拥有枪支的富户家庭窥动员,希望他们能将看家护院的枪支交到区中队里,加强区中队武装。

通过动员,持有枪支的群众认识到,由区委负责保卫太平集安全,一家一户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大保障,于是李凤阳、郑锦文、朱华成、刘传生、张玉奎、方登科、张玉才、耿鹤掌、耿鹤德、郑希才、蔡玉文等20多户回族群众当场将20多支枪上交,连同汉族群众上交的枪支,区里一下就扩充了30多支枪,依靠这些枪支,区中队很快组建,100多名队员中就有20多位回族同胞。

日寇侵占淮南期间,为控制淮河水运,在沿淮两岸老牛坟、雁顶山、谢家岗等要害处修建了多处碉堡炮楼,据点内的日伪军经常下乡烧杀抢掠,两岸群众

恨之入骨。区中队成立当天,就成功打响了奇袭老牛坟炮楼的战斗。后来又陆续参加了平家滩伏击战,成功伏击日伪拖轮,击毙日军两名,缴获火麻及其他军用物资数十吨;在戴桥成功阻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武装侵犯;参加了全歼日伪绥靖六团的苏涂战斗,配合新四军主力,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俘敌百余人,活捉伪团长杨立言和副团长王寿之,缴获长短枪200多支,机关枪一挺,子弹数千发,受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表彰。

有了人民武装的护卫,太平集才真正实现“太平”,虽然处于战乱年代,但基本未遭受重大损失。区中队回民队员通过战争考验,得到锻炼提高,后来马凤先担任了区中队队长,郑永太担任了太平乡乡长,从区中队输送进入主力部队的常德胜担任了团长。

抗战中的回族群众

太平集回族群众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李元珍、顾荣贵、马凤先等在1938年4月就光荣入党。太平集回民群众对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救国思想接受得快,跟得也紧。在区委领导下,二区广大穆斯林群众积极投入反抗侵略者的人民战争,以各自绵薄之力为抗战做出贡献。

1940年7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二次进军淮上,二区和一区(区部设在田集)妇女会联合开展支前活动,太平集穆斯林妇女踊跃投身其中,在很短时间就赶制军服2000多件,军鞋1000余双,

军被500多床,送往正在前线抗战的新四军部队。

同年秋,二区征集爱国公粮,穆斯林群众很快就完成公粮征集任务,并将一万多斤公粮及其他军用物资存放在清真寺内。凤台县保安中队叫嚣要血洗太平,抢夺物资。周围土匪闻讯后也混入清真寺,制造混乱。在阿訇号召下,穆斯林群众迅速带着红缨枪聚集到清真寺周围,将土匪围在中间,指责他们不思抗日、趁火打劫的行为。土匪们无颜面对,只得灰溜溜地退出太平集。类似事情发生过3次,但日伪军和土匪的目的从未得逞,存放在清真寺的军用物资也从未受损。

新四军排长王万金在攻打谢家岗日伪炮楼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区穆斯林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从五湖湖将王万金烈士的遗体抢回,在清真寺寺产土地上安葬。

1941年1月,中共凤台县委委员、县妇女抗敌协会会长巴芳和祖曼秋等两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泥河北岸的戴桥被俘后,押送到敌据点施圩。西清真寺阿訇严佑林立即以回民领袖的身份出面,声称两人是太平集回族群众,去戴桥只是走亲戚,愿意为她们作保。同时紧急约请其他穆斯林乡贤出面,挨家挨户筹钱,做好救援准备。穆斯林群众听说是为解救共产党干部,纷纷解囊献资,很快就筹集到一批资金,将两位女党员从虎口中营救出,充分彰显出民主政府与回族同胞之间的血肉联系。